新華日報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十日創刊 （第十五號） 今日出版一大張

定報價目：每份四分；一月一元；半年五元二；全年十元；本外埠一律寄費在內，國外郵費照加

廣告價目：第一版每方時每日一元二角八分，第四版每方時每日九角六分，經濟廣告每行每日一角

本館地址：漢口府西一路一四九號 電話：三二六二八 郵政信箱五十二號

本報已呈准中宣部備案 經中華郵政掛號認爲第二類新聞紙類

游擊戰

游擊戰給敵人的打擊 （胡考作）

來論

怎樣開展內地工作

薛暮橋

由於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緣故，在文化上，通商口岸和內地，都市和鄉村之間，也保持着非常大的距離。在平津上海（現在則在武漢）擁擠着許多的文化人和文化團體，而在內地，尤其是在內地鄉村，卻很少沾染到新文化的恩澤。平時因爲交通比較便利，新出書報還能夠相當地流入內地；自抗戰爆發以來，許多文化人被封鎖在一二大都市中，整天整月地奔走在自己的圈子裏面，痛感着工作的不易開展，而在內地，則幾十百萬青年因爲缺乏思想上和行動上的領導，感到非常大的苦悶。在比較大的都市中間，還能夠零碎地看到幾本新出的雜誌；在小都市和鄉村，幾乎看不到一本抗戰爆發以後出版的新書，因此種種漢奸理論得以廣泛流行。這是如何嚴重的問題呢！

平津京滬相繼淪落以後，抗戰中心逐漸移入內地；將來「最後決勝之中心，不在各大都市，而在內地鄉村」。因此一二大都市的文化充血現象，和內地鄉村的文化貧血現象，如果不能得到適當的調劑，影響抗戰前途非常重大。當大多數文化人還被封鎖在上海租界上的時候，他們便已提出了開展內地工作的口號，同時還有內地工作委員會的組織。然而這種工作沒有能夠積極推進；他們並沒有派大批文化人有計劃地回鄉工作，只是召集若干旅滬同鄉，成立各種「內地工作」團體（例如江西省的「內地工作」團體直到南京陷落時候，還沒有同江西的文化界發生任何關係）。這自然是非常不夠的。國軍退出上海以後，京滬各地的文化人向內地奔流，可是不久他們又擁集並停滯在武漢，恢復了過去文化發展不平衡的現象。

文化人和一般知識份子所以不願分散到內地鄉村，而向都市集中，主要因爲內地鄉村缺乏文化食糧，久居內地感到非常大的苦悶。大多數的知識份子都有這樣一種心理：他們不甘落伍，都想成爲大時代的一個先知先覺，這自然是一種好現象；但這心理過份發展，便會產生許多流弊。文化人因爲渴求前進，便整天關在自己的圈子裏面辯論討論；而且因爲缺乏分工習慣，任何工作都希望全體參加。因此除寫幾篇文章之外，沒有閑功夫去理會內地青年。一般青年知識份子因爲渴求前進，便整天想聽演講，受訓練，甚至千方百計地去拜訪名人，想把自己變成一個先知先覺以後再去參加實際工作。這雖然不是普遍的現象，但也很夠我們感到憂慮。誰能否認實際工作的遠落在計劃，討論，組織的後面，不是現階段文化工作中的一個嚴重問題呢？

然而青年們的要求文化食糧，這種需要也不能夠稍爲忽視。我們不能要求文化人和一般青年知識份子盲目地到內地鄉村中去埋頭工作，而不予以思想上和行動上的指導。所以在我們提倡「文化人到內地工作」運動的時候，橫在我們前面的是一個都市和鄉村的文化聯繫問題。根據作者自身經驗，內地工作者要求文化中心解決一個問題，是件極困難的事情（例如爲着替許多內地青年批購幾種救亡刊物，便曾寫了四封快信，交涉一個多月方才達到目的）。這是因爲缺乏一個聯絡中心，沒有專人負担內地聯絡工作的緣故；不能夠由任何個人負責。漢奸尙且有散佈全國的嚴密組織，而我們站在文化領導地位的救亡工作者，在大都市和內地鄉村之間竟無適當聯繫，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弱點！現在漢口的文化人對這弱點已在設法補救，希望這一工作，可以不再蹈過去「內地工作」的覆轍。

爲要開展內地工作，現在集中在武漢和分散在各地的文化人，似乎應該考慮下列幾個問題（其中大部份據說已在考慮之中），而且求其迅速實現：

第一，建立一個或者幾個聯絡中心，指定幾個人來負担各地聯絡工作。爲使工作容易迅速開展，不妨借助於個人的友誼關係，或者個別團體的組織關係；但須切實負責。他們應當有計劃地供給各種文化食糧和普通報章雜誌上所不容易看到的各種救亡消息；幫助內地青年解決工作中的各種困難問題。同時應當有計劃地收集內地工作消息以及工作經驗，作爲極重要的參考資料。過去因爲文化中心同內地鄉村過於隔膜的緣故，文化領導往往不能適應內地工作的實際需求。所以不但爲着開展內地工作，就是爲着充實文化中心在內地工作上的領導作用，也有必要溝通大都市和內地鄉村，通暢文化上的對流。

除掉個人聯繫之外，各大雜誌也應當負起扶助內地工作的責任來。現在各雜誌的編輯爲求便利，常從四周圍的文化人中接二連三地去徵求稿件，不能有計劃地去吸收內地青年從實際工作中間所得到的寶貴經驗。因此許多長篇大論以及工作計劃，在原則上縱然有條有理，但到實際應用時往往則格格不入。我們希望各大雜誌能夠分工合作地來幫助內地青年，解決工作中的各種困難問題，並主動地去收集內地工作消息，以供大家討論。例如「羣衆」，「抗戰」，「全民週刊」應當收集一般內地工作消息，「婦女生活」專注意於各地婦女救亡工作，「中國農村」專注意於各地鄉村救亡工作。各雜誌的編輯應當劃出一部份的時間，或者指定專人，來計劃和推進這種文化對流。這似乎是很平凡的意見，而且過去早已有人注意這些工作，但據筆者所知，如果不能多下工夫，很難望這工作獲得成效。

第二，有計劃地遣派大批的文化人和青年知識份子，到各中小都市和內地鄉村中去工作。據筆者所經過的地方而論，一二個文化人的流入內地，對於各該地的工作發展，往往產生決定作用。一個平凡的文化人在大都市中，雖像滄海一粟那樣渺小；但在內地中小都市，則常成爲救亡青年們的活動中心，任何問題都要應他一言解決。在大都市中，許多文化人苦於沒有機會去同羣衆接觸；而在中小都市，則有許多羣衆苦於沒有文化人去領導他們工作。如果我們能夠利用各個人的社會關係，有計劃地把擁塞在武漢的文化人分散到中小都市中去，對於民衆救亡運動的推進一定會有很大的影響。尤其是在鄰近戰區的地方（例如河南江西），更需要我們有計劃地分派大批青年，去做動員民衆工作。同時我們要在各大雜誌上面，號召文化人的回鄉運動。

第三，因爲陝北公學和民族革命大學的廣泛號召，許多青年向着西北奔流，這固然由於西北民衆救亡運動迅速展開，需要大批青年參加工作；但這現象繼續發展下去，也會妨礙到全國救亡運動的平衡發展。現在我們應當要求政府，各民衆救亡團體和各文化教育團體，在浙東，贛東，皖南，豫南等臨近戰區的地方，舉辦短期的幹部訓練班。收集閒散的文化人，京滬平津等地流亡的教師和學生，再配合着當地失業的和自願做救亡工作的青年知識份子，施以切合抗戰實際需要的短期訓練，來解決東戰場的幹部缺乏問題。這種訓練機關應當消滅教師同學生之間的隔膜，提倡師生共同討論，共同工作，消滅學校同社會之間的隔膜，從實際工作中去訓練幹部。

第四，爲着極廣泛地動員農民，我們應當號召城市青年下鄉工作，尤其要動員鄉村工作者，鄉村小學教師，回鄉的學生和失業工人，回來開展鄉村救亡工作。我們希望政府召集各地鄉村工作團體代表，舉行全國鄉村工作會議。鄉村工作會議的任務是：一、統一全國鄉村工作團體，實行有計劃的分工合作；二、建立鄉村工作中心領導機關，指導全國鄉村救亡工作，解決工作的困難問題；三、分區建立鄉村救亡工作人員訓練機關，培養幹部，分派工作；四、擬訂鄉村救亡工作綱領，呈請政府明令頒佈，凡遵守該綱領之任何活動，均被認爲合法行爲。現在湘鄂等省已在集中訓練全省中等以上學校學生，派往各縣各鄉工作。這是一個好現象。但據筆者所知，這些訓練機關的教師大多缺乏鄉村工作的實際經驗，訓練內容往往又同鄉村工作的實際要求不甚符合，因而學生受訓以後下鄉工作，恐怕還是困難繁多。如能召集全國鄉村工作會議，完成上述任務，這些困難問題便都能夠適當地解決了。

最後，開展內地救亡運動應當糾正過去一個最普遍的缺點，便是：「多組織，少工作」，甚至「只組織，不工作」。組織民衆固然是內地工作的最主要的內容；但大而無當的組織——例如有了三五個人便可以成立一個×省×縣×協會——應當盡量避免。因爲這種沒有內容的空洞組織不但會虛耗精力，妨礙抗敵救亡的實際工作；而且會引起各種不必要的摩擦。不如多做各種實際工作，到工作有了相當基礎時候，然後適應工作需要，聯合起來成立救亡組織。尤其在做鄉村工作時候，更應當盡力避免大吹大擂，切切實實地去聯絡羣衆中的前進份子。這樣城市被敵人佔領，我們還能夠隱蔽在鄉村中做游擊工作。這也是內地工作者所應當特別注意的。

津浦守軍陣容一新 泰安有被我收復說

（中央社[illegible]廿四日電）津浦北段之[illegible]仍嚴陣待援兵、未敢進犯、[illegible]自十七日起、[illegible]路南段、[illegible]被我炸燬、[illegible]公路又[illegible]我[illegible]。

（中央社[illegible]廿四日電）濟寧敵軍一部、十九日曾撤至濟寧間之孫氏店車站附近、[illegible]及[illegible]我軍分路向濟寧[illegible]極強進、廿一[illegible]與敵遭遇、發生激戰、我軍異常奮勇、斬獲頗多、我[illegible]至孫氏店、切斷[illegible]間敵軍之聯絡、同時[illegible]濟寧採取[illegible]包圍[illegible]、又[illegible]北段上敵軍約四五百、多係偽軍、[illegible]。

（本報徐州廿四日專電）[illegible]日寇擬於津浦路軍事完成後、即成立[illegible]偽政府、[illegible]。

（中央社[illegible]）津浦[illegible]段、我[illegible]、已向烏江撤退、我軍廿三日已由合[illegible]。

（本報廿四日[illegible]）非濠敵七百餘人、二十二日向[illegible]進攻、我徐旅一部伏擊、敵全部被擊潰、斃敵百六十人、殘敵追退河西村一帶、午時敵由平山增援千餘人、傷亡頗重、黃營仍在激戰中。

冀南游擊順利 邢台邯鄲收復

（中央社鄭州廿四日電）軍訊、平漢綫西、我游擊隊區域逐漸擴大、邢台沙河[illegible]等地縣府、均已恢復[illegible]。

（中央社鄭州廿四日電）我游擊隊[illegible]、現正向大名搜索前進、衛河東岸、已無敵蹤。

（中央社[illegible]）五台定襄、現均由我軍駐守、由雁門至忻口、汽車路[illegible]。

南京鎮江一帶 安徽我軍 圍攻前綫

（本報電話二十四日專電）溧陽一帶我游擊隊二萬餘人、與常諸[illegible]、[illegible]。

（中央社[illegible]廿三日電）[illegible]我口[illegible]軍二千三百七十名[illegible]。

敵機昨襲宜昌

江由我[illegible]敵機我損失 [illegible]炸燬

（中央社宜昌廿四日電）敵機十二架、廿四日[illegible]二十分、首次侵襲宜昌[illegible]。

日寇返滬

（中央社上海廿四日電）敵駐華大使館參事日高、前赴華北及東三省活動、已於今日由東京飛返上海。

（中央社鄭州廿四日電）交通界息、廿四日下午一點零四分、敵機三架、飛襲東海、在新浦投彈六枚、貨倉鐵棚震塌、機車一輛被毀、路軌亦微有損壞。

南京紫金山 殺人競賽 寇軍獸行慘絕人寰

（全民社[illegible]）[illegible]寇獸行、已[illegible]世界一致公認、然彼不知自羞、反以此自[illegible]、[illegible]京[illegible]新聞記者[illegible]、寇[illegible]兩寇[illegible]、相約以誰先殺死一百人為優勝、佔南京後、兩寇各執血迹殷然刀口已缺之刃、相[illegible]於紫金山下中山陵前、[illegible]對話、[illegible]兩寇[illegible]大笑、[illegible]野田以多殺一人而[illegible]、[illegible]一百五十人為競賽、[illegible]。

敵圖刼上海市銀行

經法捕房阻止未被攫奪 搶刼西人住宅層出不窮

（中央社香港廿四日電）滬訊、滬（廿三日）午前十一時許、敵軍特務機關人員兩名、[illegible]市政府職員等人七名、其中二人自稱為所謂市銀行董事、[illegible]前往法租界[illegible]、法捕房因[illegible]、立即由該市局主任[illegible]、[illegible]乃[illegible]。

（中央社香港二十四日電）港訊、廿二日午後敵軍[illegible]、記者乃云、日兵在虹口搶刼之事、[illegible]。

（上海二十四日路透電）上海東區敵軍、昨日自[illegible]、調動頗多、[illegible]徒匯山至虹口的大街上、絡繹不絕的有敵軍兵士、牛馬車輛及其他軍用品、[illegible]北站、聞將開往浙長江一帶的地域去。

（上海二十四日路透電）上海至浦東間的航行、停止了一星期後、現已恢復、來往者頗多、[illegible]蔬菜供給、因此增加。

浦東南匯等處 連日我游擊隊頗獲勝利

（中央社金華廿四日電）滬訊（一）敵在魚市場增設飛行學校一所、現有學生八百名、訓練飛行[illegible]（二）最近二日內、又到[illegible]運輸艦十五艘、[illegible]。

敵傷亡甚重、[illegible]、我游擊隊聚散自如、到處可佔主動地位、[illegible]。

國際反侵略大會中國分會 告全世界人士書

希望[illegible]行對日制裁

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中國分會、前日開成立大會、推[illegible]宋慶齡、蔡元培、毛澤東、[illegible]、馮玉祥、[illegible]、沙千里、王[illegible]、郭秉文、陳紹禹、何[illegible]、周恩來、[illegible]等七十二人[illegible]分會名譽主席團、宋慶[illegible]、左舜生、劉叔模、[illegible]。

[illegible]之呼籲、因為我們相信、不僅我們和你們同由愛護和平而信念所維結起來、而且我們和你們有不可分離之命運、[illegible]今日或明日、日寇在[illegible]之火、對於你們已[illegible]。

[illegible]一切人類文明與和平所顧害[illegible]。

韓復榘昨判處死刑

提高戰事軍隊紀律

不遵命令擅自退却 勒派煙土魚肉人民

（中央社訊）第[illegible]戰區副司令長官韓復榘、負担山東省防守任務、貽誤戎機、經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將其免職、交軍法執行總監部訊辦、並特派大員、組織高等軍法會審、依法審判、[illegible]韓復榘不遵命令、[illegible]及其他應守之要地、致陷軍事上重大之損失、[illegible]已經呈奉國民政府[illegible]、一面依照戰時軍律處以死刑、以昭炯戒、而肅軍紀、即於本月二十[illegible]日執行槍決、[illegible]判決書摘錄如下：

國民政府[illegible]委員會高等軍法會審判決（判決正本）被告韓復榘、男、年四十七歲、[illegible]縣人、山東省政府主席、第[illegible]戰區副司令長官、第三集團軍總司令、第三路軍總指揮、陸軍上將、右被告因不遵命令、擅自撤退等情一案、經本會高等軍法會審審理終結、判決如左：

（主文）韓復榘不奉命令、無故放棄濟南、及其應守之要地、致陷軍事上重大損失、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

（事實）被告韓復榘、原充山東省政府主席、及第三集團軍總司令、[illegible]、二十六年抗日軍興、[illegible]任第三集團軍總司令、[illegible]副司令長官、[illegible]。

我空軍宣城顯威

炸沉渡河敵兵船十餘 敵軍落水斃三百餘

（中央社屯溪[illegible]日電）我空軍一大隊、廿四日晨[illegible]、正在渡河向東北敗退之際、投彈轟炸、擊沉敵艦十餘艘、敵兵落水而死與被炸斃者、不下三百餘人、[illegible]、及敵倉庫一所。

蘇聯使館被焚

損失在調查中

（中央社[illegible]）記者為明瞭蘇聯大使館被焚後所遭損失情形、及起火原因、特於昨（廿四）日上午往訪該大使館二等秘書[illegible]、[illegible]、火焰之起、多由于[illegible]、是否另[illegible]。

敵特務團

在津綁架平民

（中央社徐州廿四日電）津訊、津敵分派特務團十餘人、分布於各租界各處、[illegible]綁架[illegible]抗日份子、各大小[illegible]。

高逆凌霄奔走後 平冀兩偽即合併

（中央社徐州廿四日電）平及冀東兩偽組織合流、自高逆凌霄赴唐山與冀逆會商後、大致已無問題、冀東人[illegible]除一部併於偽河北省公署外、其餘一律[illegible]、[illegible]偽組織[illegible]、走私[illegible]。

敵方無賴

竟稱未檢查過件

（中央社香港廿四日電）[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記者宣稱、上[illegible]係中國人所為、[illegible]。

擊落敵機 運桂展覽

（中央社桂林廿[illegible]日電）（一）橫縣擊落之敵機一架、[illegible]。

復旦大夏

在黔建永久校址

（中央社貴陽[illegible]日電）復旦大夏第二聯合大學、現決在黔建築永久校址、以期長遠、[illegible]。

新任魯主席 沈鴻烈後事 昨離徐赴某地

（中央社徐州廿四日電）新任魯主席沈鴻烈、[illegible]、[illegible]三時由徐赴[illegible]。

新華日報出版紀念

赳赳宇內 狂寇披猖 何以殲之 捷代用張 筆鋒[illegible]劍 助我鷹揚 以保疆土 以固國防

張治中題

近衛廣田各覆質詢

宣佈侵略中國四要點

絕不調解必要時對中國宣戰

決心做華北傀儡政府乾爸爸

（東京廿四日路透電）日本政府關於今後對華政策的四個基本要點、

（一）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再以中國國民政府爲交涉對手。

（二）日本仍不以對中國宣戰、以制止外國軍火運到中國。

（三）日本將做華北傀儡政權的乾爸爸。

（四）第三國調解、絕對不可能。

以上各項、是近衛和廣田在議會第一次全體會議時、答覆質詢中說的、……

美德意南美播音戰

南菲政府開辦巨大兵工廠

西班牙追悼列甯

謂列寧實現了社會主義 指示全人類進取的道路

捷派貝爾加進行薩城商務

巴納號影片波蘭僅行試演

國聯行政院明日開幕

修正盟約將成討論中心 英法分別宣言主張緩議

歐將答覆美抗議書

美國謂不幸事件已發生過十五次

是否增兵還待研究

小坂抨擊末次談話

小笠原詢財政經濟

美國懷疑日本政策

倫敦泰晤士報評新嘉坡聯合大會操

目的在試驗該地防禦是否堅固 要阻止侵略惟有英美兩國聯合

為中國的自由平等幸福奮鬥

新華日報創刊 紀念

英工人拒絕裝運鋼鐵往日

國際簡訊

羅斯福與各要人會商金融工業政策

對廢除獨佔企業羅已讓步

美各團體舉行防止戰爭大會

決議提倡反對孤立運動 用集體經濟反對侵略者

追懷上海

思三

短評 槍决韓復榘

中華海員工會告世界海員書

人類的□夕，新望的世界和平，終於為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砲聲轟毀了。這是□□□□大炮火，現在關係着世界前途，將陷於不測的深淵，如果我們還不曾忘記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悲慘與教訓，對於此次暴日的甘為戎首，大舉侵釁，應當報以一種怎樣堅決的反對態度，而設法予以膺懲。中國歷年來遭受日本的侵略以及所蒙的損失，已為世界各國所共□的事實，吾人雖處處退讓以保持和平，但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野心，並不因之稍戢。自從爭為陰謀發動的瀋陽事變發生以來，竟似全國之飢，一舉而奪我東北，再舉而侵略察綏，同時更向淞滬進犯，以不宣而戰的方式，企圖實現其大陸政策的迷夢。直接受其損害者固為中國，而歐美各國也深感威脅成危，因此中國此次發動全面抗戰，雖為民族生存而自衛，實際上都是為了公理和正義，不惜巨大犧牲而予這危害人類和平的野心侵略者以打擊。我國發動抗戰，瞬經數月，一般的戰況，當已為世界各國人士所深悉。彼自詡為所向無敵的日本「皇軍」也不過如此。而其手段之卑劣，行為之殘酷，更達到其作戰能力，猙獰面目，從此暴露無遺；如在前綫轟炸我担任救護工作非戰鬥員，任意屠殺退避不及的難民，時派遣大隊飛機轟炸我後方十三省的各大城市，其最為慘酷的，在上海、廣州、漢口等處，日機竟以難民及平民為目標，□力轟炸，以致慘遭炸斃者，已數萬人，至於摧殘文化衛生機關，損害使館，佔據領堂，五旬老婦之被姦，四歲孩童之被戕害，皆出於所謂文明國家之日本軍閥，其絕無人道，不顧公理，實為人類的共同仇敵。然而其橫暴行為，尚不止此，近更特大隊兵艦，封鎖我沿海口岸，使我船隻不能航行，海員全部失業，甚至檢查外輪，不惜向世界挑釁，狼子野心，有目共睹。關於這次暴日侵略，世界輿論對我們的同情，我們是深深感激的，尤其是我們同一職業的海員方面，前有美國海員請求本國政府對暴日經濟制裁，英國海員寧願入獄，而拒運軍火赴日，最近復有世界運輸總會之通令海員反對日本侵略，甚至日本海員，為了反對本國軍閥侵華，而風潮罷工，這些事實，都是表明人心不死，公道猶存，本來我們海員生活，常年漂泊汪洋大海中，向不為國籍所限，在這大時代的動盪中，尤應於同一職業的相互關係之下，攜手起來，為了世界人類的和平，一致起來打倒這野心侵略的日本帝國主義者，我全國八十萬海員除以實力援助政府努力長期抗敵以達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潰崩外，更希望各國海員，一面拒絕日本一切軍需品及貨品的運輸；一面以有效方法促起各國政府對暴日的嚴厲制裁，以免重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悲運。世界幸甚！人類幸甚！

郭沫若談抗戰形勢

（全民社）最近郭沫若氏生來漢，政府方面有畀以政訓工作重任之說，記者日前訪晤郭氏，叩詢意見，並及戰爭以來國內國際形勢的觀感，茲記郭氏談話如左。

抗戰數個月以來，在我們固然喪失了不少的土地，毀壞了不少的財產，而敵人方面，財力人力的消耗，在世界史上，也實在甚為可觀，「抗戰到底最後勝利終歸於我」的一句口號，今已從鐵一般的堅定，政府領袖的決心，全國民衆的激烈，無論從任何方面看來，前途實屬可樂觀，只要是全國一致，決心抗戰到底，則民族的光榮前途，自然也就不成問題了。

至於國際的形勢，郭氏繼續着說，雖然其變化很多，但是基本條件，還是於我們抗戰的堅毅與成績，倘若按現在的情形，逐漸進展，則不但同情我們的民族不致於發生變化，即在侵略國家之間，亦難保不生變化，如同歐戰時，德意亦有攻守同盟，結果也會破裂的一般。

郭氏又談到民衆運動的情形，在廣州時，於去年曾參加了一二九的紀念會，見學生方面情緒甚為熱烈，工作也頗積極而緊張，對於民衆的工作，省方當局也是正在積極的推動，到了此間，因為[illegible]甫卸，所得者不多，也就不能多所表示了。

最後郭氏又談到關於政府畀以政綱事，據郭氏的表示是道個政府本有此意，在個人方面，則以兩耳欠聰的原故，曾一再辭謝，結果尚不知，但關於政治的工作，政府方面，已在積極的去作，頗有成績，而況大也不過是本着固有的路綫，向前邁進，並沒有甚麼新的計劃。

擴大傷兵服務　青救服務團

上海青年救國服務團內地工作團、願努力於傷兵服務工作、所辦之士兵俱樂部、自元旦開幕後、與部士兵、異常擁擠、茲□決將俱樂部擴充、分設圖書室、娛樂室、研究室、座談會、演講會、代寫書信處等部份、並舉辦教授班、於救護傷兵抗戰常識外、□有唱歌、精神講話等科目、第一班昨日正式開課、又演講會已舉行兩次、本星期五請閻百川氏主講、題為「蔣委員長最近關於抗戰的訓話」聞該團以武漢三鎮、傷兵逾萬、傷兵服務範圍、亟應擴大、刻已擬具服務工作計畫、呈送當局核准施行、並聯合武漢各救亡團體、共同推動。

訓練避難兒童　省童軍會

湖北省童子軍理事會、為救濟戰區失學兒童起見、特舉辦避難兒童訓練班四所、刻已開課者計有三所、所有紙張筆墨費用、概由省理事會籌節支付、及由熱心公益者捐助、惟書籍一項、頗感缺乏、深望熱心公益者、踴躍捐助、送交閱馬廠該會。

史德朗播音

史德朗女士應國民外交協會之請、於廿六日晚八時在本市播音，題為「馬德里是怎樣保衛的」。

流亡劇人組　新劇公會

最近從上海蘇州無錫安慶等地流亡到漢的遊藝場劇人、已有百餘人、彼等曾組織下鄉作宣傳工作、現正籌備組織新劇公會、推宋懿僧、士彥生等七人為籌備委員、現已組織一宣傳隊廿餘人、參加勞軍公演團工作、每天下午並赴各傷兵醫院表演、已工作五天。

兒童保育會　昨推出籌備委員

戰時兒童保育會、昨日下午二時在漢口青年會召集發起人會議、到沈鈞儒、李德全、郭秀儀、傅國□、唐國楨、鄧穎超、及孩子劇團、生活教育社代表等五十餘人、推李德全女士主席、決議成立戰時兒童保育會籌備會、選出李德全、郭秀儀、鄧可託、唐國楨、曹孟君等九人為籌備委員、由郭秀儀女士負責召集、籌備成立及起草工作計劃大綱等。

留漢救亡團體　昨分赴前後方

丹陽民衆組織會宣傳工作團、中華青年抗敵救亡團、永新青年救亡流動宣傳團、寧定戰地服務團、及省都抗敵後援會救護隊等救亡團體、前曾參加前方救護工作、團曾分別來漢、茲悉各該團體、特會同組織□□軍戰地服務團、於昨日下午五時、乘平漢路專車開赴前方服務、又悉江蘇戰時流動施救團、及上海青年救國宣傳團、亦於昨午分赴長沙宜昌各埠、實施後方抗敵宣傳工作。

廿八日開茶會　婦女團體聯合會

中國婦女各團體聯合會、定於廿八日下午四時半、假座金城銀行樓上、舉行盛大茶會、由婦女慰勞會曹孟君、婦女生活社沈茲九、黃才、[illegible]館程遠、漢口女青年會陳紀彝、漢市婦女慰勞分會莊鄭、湖北人民抗日自衛委員會駐漢代表劉清揚、及陳逸雲、安娥、張鶴貞等婦女界領袖、招待在漢中外婦女及新聞界、以表示婦女界對此次暴日侵略中國之態度、并藉此喚起在漢外僑、及外國新聞記者對抗戰深切之注意、聞茶會席上有張鶴貞女士演講慰勞總會工作之經過及意義、劉清揚演講敵軍在華北屠殺中外婦女之慘狀。

明日公映　抗戰特輯三集

軍事委員會政訓處電影股所攝的「抗戰特輯」第三集、業已攝製剪接完竣、內容豐富、內有淪陷後的上海、真茹電台之被炸、江灣大場之最前綫、上海民衆在雨中之大示威遊行、一片焦土

簡訊

△平漢鐵路特別黨部籌備局工會、於昨日聯合舉行紀念週、朱侶雲主席報告、勉勵同人對抗戰前途應有自信、對過去失敗、應加以自省、

△漢市黨部特派委員陳泮嶺氏、因公赴豫、中央執行委員會、推派中委吳開先氏代理。

△武昌市政處、定於明日上午九時、在該處召集武昌各善堂負責人談話、商洽辦理散放冬賑事項。

△武昌市政處、為利用舊曆年關、作抗戰宣傳、昨擬定聯語二十二則、通告市民採用。

△新湖北保安處處長[illegible]立三、日內即將視事、昨日下午一時、召集來省之各保安團長開會、考詢各部實際狀況、並對今後整理訓練等事、均分別指示。

△鄂省府為積極籌募救國公債二百萬元、以濟築路要需起見、昨特分令各縣及七兩埠、對於應認之債款、務須加緊征募、如數報解、至現已募得者、[illegible]、為健全公路管理機構、特於各路沿綫、設置總分段、負責辦理沿路事務之調遣與修理配備等事、昨並擬定總分段辦事細則、通飭遵照。

△贛省府派專員四人分駐玉山、彭澤、浮梁、九江各地專司難民過境救濟事宜、并訂定難民墾荒辦法、以便從事墾殖。

團結
（7）

我們是怎樣到武漢來的（續）

二、八天的小船生活

到了那裏我們要求給我們一個證明書和乾糧，他們叫我們到民衆組織委員會去以後再來，我們便到那邊，那位先生便在門外叫了一個兵士告訴我們的路綫是「由泗源溝至六合，再往全椒安慶」因為我們曾到民衆沒有，工作問題就沒有提出來，後又到縣政府去，把經過告訴了他，他說可以的，然後便給了我們的證明書就回來了。

那時敵人已經向首都進攻，因為報紙沒有，也不能作詳細的估計，就大膽的在下午開船了。的確一路上除了有幾間房屋和兩旁的樹木外，什麼也沒有，一條運河只有我們的船在蠕動着。

走了不多遠船停了，又是「怕」的步槍聲，每個人感到奇怪都出來望，是我們的船被封了。步槍聲是成另一小船靠岸，真可憐，那個船夫被一個兵士用槍□在身上亂打，而那個船夫只是望他叩頭。

經吳哥哥去交涉沒有結果，要等他們的隊長來。

天黑了隊長是沒有來，南邊的砲聲響得很厲害，「轟」的一聲，在這部夜裏是特別響，而大家都有點奇怪。

月亮很明亮照着幾個守衛的兵士，顯得壯，這時我們的晚飯才放碗，前面有一羣從前綫下來的兵士說：「前綫只離此五里」！這個時候大家聽了像冷水澆息了火一樣的突然沉靜下來，而後到緊張，接着砲聲更響，機關槍也隨着「咯咯咯咯」的叫了起來。

吳哥哥想到我們二十幾個人，在這個人心不安定的環境下，要跑回揚州去，路這樣的長，這樣荒涼，是不是會少一個或病一個，不走，敵人是不是會進攻過來，這時他不聲不響的低頭看着我們，不覺的從眼睛裏掉下眼淚，一點一點的，好像浸入了每人的心而感到悲傷。

一個團員出來說道，「吳哥哥不要哭，哭是沒有用的，我們要馬上想法做」一說，「吳哥哥不要哭，我們不怕的，月亮這樣亮，趕回揚州去，馬上整東西了」吳哥哥站在那邊，像被打了似的，在那裏想着。

大家的一切都成了一個，有的忙理行李，有的忙搬，有的忙守，每個人的影子，被月亮射在地上，真使人說不出的難過。而且步槍聲聽得很清楚，機關槍聲更密切，前面的火光從淡淡的成了濃厚的，再加上狗叫，什麼都是緊張的。

行李股整理了一些書籍，一些被頭，道具，服裝，因為太多了沒有辦法，咬緊牙很把牠丟掉了。每個都拿了自己拿的東西，準備着出發。

曹大慶發了神經病，手裏拿了包袱，緊緊了拳頭對着前面大罵着！「他媽的都是你們這些東洋小鬼叫我們這樣子來！他媽的，你來，老子不打死你！」說一句進一步，眼淚一滴滴的滴在身上，大家都去勸告他，都不認識了我們。

吳哥哥在月光下召集了大家談話，大家把他圍在中間，一個個都靜靜的望着他很悲壯的說：「這次的時局變化太厲害了，我是要負很大的責任，但我們要奮鬥下去，雖然說是不怕苦，但是沒有吃過在這一段路程，不知……」說到這裏吳哥哥便很痛心的哭起來了，而大家也被感動沒有那一個不流淚，總是很靜的嘆氣，接着吳哥哥又說：「希望到揚州，到換口不少一個，不病一個，好，馬上走罷！」這時除了[illegible]外，沒有別的話別的動作了。

三、走吧！走向那不知生死的運河車站

十五歲傅承謨寫

吳哥哥話講完了，行李股馬上分配各人所拿的東西，沒有一個懶惰不拿的，分配好了，各組點名之後，「一，二，三」一聲，擔的擔，扛的扛，提的提，自然排成一個長的隊伍，（有國民歌詠救亡協會的人，余先生，我們），在月光下，高低不平的泥地上，向揚州城走了。

機關槍聲，步槍聲就在後方不遠的地方響，而且比以前響的更厲害，更急迫了！大家很驚慌的，以為東洋鬼子就在後面追上來了似的，半個天空，都映得通紅，真是緊張呀！每個人跑得上氣不接下氣的，拼着一切的力量向揚州城走。

他媽的，江北鄉村的路真不好走！有時自己不知的跌到低的地方，拿身體斜起來，打一個寒噤，晚上又冷，走路，拿東西，還有大家都學着鄉下人挑東西「吋嘈，呼好」的呼着，倒也不大覺得冷了。

一個九歲的小團員雖然拿得不像大的那樣多，可也拿了一個包袱，他們還督促大家向前走，而他們自己也很神氣的走在人家前面。

幾個大的孩子，挑的東西太重，壓得身體斜了！當停下來的時候，大家也就不願一切的躺在田裏，向着天歎氣，又亂罵東洋鬼子和民組會那傢伙的壞蛋，要是東洋人來，要一拳打死他！路上的人問我們什麼地方來的，我們一一告訴他，他們也要打東洋鬼子！

我們雖然停的很多，可是走起來也還快，我們還互相談着這次的事情。「苦嗎！苦？不苦不苦！苦的還在後頭呢！……」我們覺得一點不苦，正相反的，有這樣的磨練，才能真正的鍛鍊我們，「今天月亮小姐真幫忙，照着我們前進。……」我們[illegible]的說着玩，談說的確可以幫助跑路，我們已經走了五里多路到揚州的文峯塔了。

大家坐在地上等着，吳哥哥同着郭先生，（同行的歌詠隊長）去找小船，等了兩點鐘，沒有成功，後來當地一個老百姓，領我們到文峯塔寺去，可是那位老和尚嚇死了，不敢開門，又等了很久，經過個我來的人解釋，才讓我們進去！

外面的槍聲，時雜聲，還是很清楚的過兒，大家衣服都沒有脫，同時大的孩子，兩個人一班，兩個守夜，兩個一換，有秩序的，安靜的守着我們的夜，在睡去的時候，「……轟……逃呀！快點！快……」的槍聲響總是不停的在耳邊響過去。這是我們永遠不會忘記的值得紀念，偉大有意義的一個日子。

第二天剛亮，就由最後值夜的人叫起來，船沒有，還是沒有！每個人好像覺得還有一件東西揹在背上一樣，吳哥哥又派大的孩子，到昨晚已封船那兒去看看，同時拿我們的東西，結果，說是情形更緊張了，兩岸也被××燒了，這是我們最痛心的事！拿回來只有兩個空箱子，道具，服裝，幾條被頭，和一些衣服，箱子都丟了！

我們又向仙女廟趕路了，不想今天顯把背包背在背上，便隱隱作痛起來！肚皮也叫了！兩個大餅怎麼夠呢?! 走上了仙女廟的大路，碰到從施家橋前綫退下來的兵士，正向六合接防，大大小小逃難的老百姓，像螞蟻樣擁到揚州那邊去，這種情形，看了真使人悲憤！

大家今天瘋得了！好像今天東西比昨晚重，其實，已輕得多了。走了二十幾丈，又停下來！多慘啊！累裏只是叫着：「太重了！太重了！」但是我們停的時候，都是集攏在一起，有時小滑稽家——曹大慶也做點滑稽，引大家笑起來，吳哥哥常說幾句動人，鼓勵我們的話，這生活，我們覺得有意義有興趣！

「拿不動了」大家說着，又把各人的包袱都丟了，衣服就是身上穿的一件。到仙女廟有十八里，才走了一半，敵人的飛機又來了！在頭上轉了半天，還好沒有下蛋！

找到了一個收容所，在那兒休息了很久，我們感覺到沿路救亡團體不比難民方便，因此要求難民當局發了一個所謂「難民證」的佈條，這可以便利一些。在這兒更會到了三位很好的工友，我們高興極了，他們願意幫忙我們。

每人吃了三個大餅之後，三個工友挑了很多東西，這才很輕快的走了，「這樣一天可以走一百里，天天走也沒有關係，」我們興奮地說：這時已三點鐘了。

這次走的很快，也沒有多停，跑到天黑到了離仙女廟不遠的龍川鎮，「難民證」，不用說，就住因為在這地方臨時收容所，大家就倒在一個茅棚裏鋪了一點稻草的地上。

常常看見那些文學家描寫的時候，要「咕咕一叫」的，的確不錯，一點不錯，我們這時都在叫了。[illegible]有一點稀飯，真氣人！等了一點鐘，倒在地上就睡了，多的測員，倒在地上[illegible]！又難得的起來，他們做了獨天的老虎，吞了一點稀飯，行李股把被頭鋪好，又疲乏的呼呼地倒下去了。

十三日的十二點鐘，趕到了邵伯，在黃卍字會吃了一頓稀飯，找到了兩條小船，向清江浦去了，總算不走路，又過船上生活了，船走得快，可是太小太擠了！我們這二十幾個小傢伙坐在裏面，弄得滿身是灰，而且動也不好動。

走不多遠，碰到了軍隊的運輸大隊的四位先生，他叫我們讓了上去，那小船給了一點錢回去了，大布帆撐起後，順利地飛快地向前駛去了。

在這船吃的是乾糧（大餅麵包）天天是乾糧，我們裏面雖然大多數是南方人，可是吃麵還吃得來，每天是兩頓，開水也沒有充分的吃，甚至有時沒有吃，以致弄得大便也大不開來，而大便地方就是船尾，有的怕跌在河中，只好忍着。

自修的地方更沒有！墨水沒有好的地方放，鋼筆少，又弄丟了幾支，日記，文章不能寫了，空的時候，幾個人合看一本書，或者看看報紙。

沿路報紙也看不到，就是有也不過是一點抽象，零亂，很久的消息，大家對於時事問題，都好像悶在罐子裏，這時吳哥哥將所看到的，聽到的消息整理向大家講過，這個單分析了，第一組，第二組討論了抗戰時期六種人態度不對，最後討論了站在我們做救亡工作的立場上應有的態度。

本來我們想沿路要進行工作的，可是各地縣政府的答覆是：「沒有辦法了！我們也宣傳過了！沒用！他不聽你……」我們也就只好不工作了。

在淮陰換了大船以後，我們又在提心吊膽的情緒下，恢復前一次船上的生活秩序了。

沿途上，人很少看見，荒涼得很，我們担心着土匪來搶來胡鬧。我們向船家談許多救國的道理，他們非常贊成，很愛護我們的，我們得到很多好處，我們每天都有幾個人上岸幫忙拉縴，參加船上生活。

船走的太慢了，二十三日下午才到了磁河。我們是漸漸往北方走，真有點北方氣味，早晨雖然冷，雖骨，自由操還照常舉行。水份比以前多了。

山東船老板（歌詠隊住的那船上）要討老婆的事。因為他們這幾條船都是一起的，要四條船辦討老婆的事，叫我們拼在一條船上，還請我們吃喜菜。二十四日早晨五個船上的集中一個大的船上，連船家有六十個人，坐也坐不下了。

結婚了，人坐不下，很多人上岸拉縴了。一條多麼長的隊伍，逆風船是最難走了。「呼呼」的大風，吹在臉上好痛，身體也吹歪了，幾乎把人吹到河裏去。雪珠也下了，打在臉上，像針刺進去。

晚上到了蒸縣，岸上也沒地方住，就向政府機關也找不着，五十幾個人，在一條船上坐也坐不下，那睡呢？經過大家互相諒解，依靠，倚着，倒着，擠着過一夜。這是全船上的人，從[illegible]一次。

清早吳哥哥，交際股，宣傳隊，化裝隊找到「運河車站」，大家算安心了一點，替[illegible]隊在大風中走進向運河車站了。

四、從運河站到鄭州公演

十六歲林乘田寫

到車站了，我們都把背包解下，休食發漲麵，每人兩個，我們在吃的時候，迎面來了一個警察樣兒的人，他很仔細的問我們的來歷，他的眼光注射到我們每個人的身上，又把我們的證章瞧了兩瞧，他轉過身走了，我們吃好了饅頭，正要去喝開水，忽然那個警察樣兒的人帶了一個老先生來把我們喊住了，那個老先生挂着一個證章——隴海工務第二分段段長——他喊我們到他的家裏歇一歇。在車站上無形中我們找着了一個幫助架車子的關係。在段長家裏我們等候了兩天，這兩晚都沒有好好地睡過覺，算起來兩晚只不過睡了十個鐘點，可是，車子老是乘不着，來來去去的車子幾乎多都是軍用的，沒有一點兒空位置，第三天的早晨，財政部高級機關搶運的吳連長要我們到個的列車里吃便去。吳哥哥走來走去尚置工半天，不過沒[illegible]時我們頓是慣宜。在空場上劇建長召集了一班弟兄，要來看我們的表演，在未表演的時候，我們的吳哥哥講話，繼續就是唱歌：義勇軍進行曲，流浪兒，中華民族不會亡，大刀進行曲……，演的劇是捉漢奸。因為天色晚了，我們就只好結束。我們到段長家裏的時候，看見段長跑來跑去，興來翻去在忙着收拾，捆紮他的傢具等物。

車子找着了，館站長代我們找的是個子車，我們二十幾個人都擠在一塊，車的周圍都堆滿着站長段長等人的傢具，坐也不好坐，個子比較小的團員就鑽在傢具的窟窿里坐着，有些團員爬到傢具頂上去。真糟糕！車還未開，車門就被鎖上了，窗戶都沒有，小便也不用說，也急急一個一沒」，我們有些團員忍不住了，只好站在蓆板上撒起來，在車上足足關了四個鐘頭[illegible]（未完）

孩子劇團宣言

我們是一羣流浪兒。

我們是一羣不願跟着爸爸媽媽逃難享福的孩子。

在從前，我們就相信抗日戰爭一定要爆發，我們曾經發過誓：不逃，不躲，要同日本鬼子拼，現在抗日戰爭真的開始了，我們雖然沒有了爸媽，沒有了家庭，成了流離無靠的孤兒，但是我們沒有哭，沒有傷心，相反的，只有快活，只有怨恨，只有振作。

我們大部份是滬東戰區來的孩子，愛演劇，愛唱歌，過去也曾經演過一些戲，唱過一些歌，在抗日戰爭開始了的時候，我們知道我們不能上前綫去同鬼子拼，不能作大規模的事情，我們只有以我們所有的力量，團結起來，以過去所愛好的工作來為國家服務，為民族盡力。

我們願意永遠演劇，願意上前綫去演，願意到內地去演，也願意到受難的同胞裏面去演。

我們的力量是很薄弱的，我們的戲同歌是很幼稚的，經濟也是很困難的，我們誠懇的希望社會上各界先生同戲劇界前輩先生指教，幫忙。